

蝸樓隨筆

夏衍



蝟樓隨筆

人民日報出版社

蜗 楼 随 笔

夏 衍 著

•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人民日报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印张7 $\frac{1}{2}$ 字数160千字

1982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20,000

书号: 10132·016 定价: 0.62元

自序

夏衍

1980年，应三联书店之约，几位热心朋友替我编印了一本《杂文随笔集》。这本集子，主要选自抗战时期在桂林、重庆和香港出版的《边鼓集》、《劫余随笔》等几本小册子和解放后出版过的《杂文与政论》，这之外也加上了一些以前曾在报刊上发表过的文章。但在当时，由于找不到1941和1947年在香港出版的报刊，所以这本集子编成之后，廖沫沙同志给我写的“代序”中就说，选进这本集子里的，只是我写的杂文随笔之类文章的五分之一。去年春，得到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的协助，看到了一本1941年韬奋同志在香港主编的《大众生活》合订本，发现这份杂志上几乎每期都有我写的文章，后来，顾家熙同志又给我找到了1947年至1949年章汉夫同志主持的全套《群众》周刊，我又发现了从1947年8月到1948年11月，这份周刊曾为我辟过两个专栏，也是每期都写，每期都有两至三篇，单单这两个专栏，据顾家熙同志估算，大约有十五万字。为什么要开辟这个专栏，我曾在一篇回忆《华商报》的文章里写过：“《群众》是党的理论刊物，长文章多，销路打不开，也有不少读者批评它‘太高深’，‘内容单调，不够多样，不够活泼’，于是章汉夫同志就开辟了《茶亭杂话》这个专栏，要我每期写几篇介乎杂文、政论之间的随

笔。专栏叫《茶亭杂话》，而在广东，“王老吉凉茶”很有名，所以我就用了汪老吉这个笔名。这个专栏从1947年8月起，一直写到1948年6月中旬，忽然，香港的一家小报发表了一条“消息”说：汪老吉就是某人某人，他卖的不是凉茶，而是蒙汗药，并恐吓说“当局正密切注意中”。这些勾当，本来是不值得一顾的，但是当时是“寄人篱下”，为了避免麻烦，于是从1948年6月17日起，我把专栏的名称改为《蜗楼随笔》，另用了任晦之这个笔名，继续写下去，一期也没有间断，直到同年11月底，我因工作关系而主动搁笔为止。

这些文章写在35年之前，可以说都是“陈年冷饭”了，自己看看，也觉得恍如隔世。那么为什么又把这些过了时的东西拿出来呢？说实话，当顾家熙同志不辞辛劳地把这些杂文抄录出来的时候，我的确迟疑了很久。最后，促使我下决心让它和今天的读者见面，有两个原因：其一是正因为它写的是35年前的事情，而在1947、1948这两年，正值解放战争后期，也可以说是中国人民命运的转折关头。今年7月13日，《人民日报》发了题为《历史的考验》的一整版文章，这篇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大事的人都应该一读的文章一开头就说：

“……三十年来，历史前进了，形式变化了，中美之间也已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是，美国对台湾的态度仍然是中美关系航道上的暗礁，使航船随时有触礁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回顾1948年底至1950年上半年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那个转折关头，美国决策集团对台湾问题的种种考虑，其意义恐怕不止是为历史爱好者们提供一些饶有兴趣的资料而已。”正因为历史前进了，形势改变了，时间相隔了35年，所以现在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对所谓美台关系的来龙去脉，就知

道得差不多了，据我所接触的中青年朋友，不仅读过艾奇逊白皮书的人不多，甚至连毛泽东同志为此而写的《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的文章，似乎也渐渐淡忘了。可是，我们淡忘了，人家却“永远不会忘记”“多年的盟友”。我写的这些杂文，正好是在这个暗礁的形成时刻，所以读了《历史的考验》之后，我的那些拙文也许可以向今天的中青年读者提供一些“饶有兴趣”的“细节”和感性知识。

除此之外，我决定把这些“陈年冷饭”端出来的另一个原因，是“读报有感”。做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我想，做文章是要有一点感情和气势的——特别是政论、杂感之类。我有一种感觉，近年来有一些报纸上的政论、杂文，包括对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乃至犯罪行为的评论文章，似乎也太拘谨、太温良了。写那两个专栏的时候，我才四十几岁，火气不小，对那些直到今天还把我们看作“潜在的敌人”的“决策集团”中人，以及他们的那批顺从的“盟友”，我是毫不留情的。因此，说“自我暴露”也好，“陈年冷饭”也好，编印这本集子，对新闻工作者也许还有一点可供参考、可供批评的用处。

《蜗楼随笔》只包括上述发表在《群众》上的两个专栏，《大众生活》、《华商报》以及其他报刊上写的杂文都不编入。这一类书的部头不宜太大，写“自序”更不宜太长，把要讲的话讲完，就是自序。

一九八二年七月

茶 亭 杂 话

1947年8月——1948年6月

目 录

自 序.....	(1)
----------	-------

第 一 辑

茶 亭 杂 话

1947.8—1948.6

乐观家.....	(1)
骗中骗.....	(2)
扶·推·抬.....	(3)
走了之后.....	(3)
一年与十年.....	(4)
一场好戏.....	(5)
一句老话.....	(6)
红点黑点.....	(8)
人心惟危.....	(8)
另一种偏向.....	(9)
替换赛跑.....	(11)
“瓜声孩影”.....	(12)
流行性胁迫.....	(13)
一套戏法.....	(14)
罪人自白.....	(15)

天快亮了.....	(15)
“谁先弱”的问题.....	(16)
反悔已经迟了.....	(17)
与火山斗争.....	(18)
叫与不叫.....	(19)
知与不知.....	(20)
从软骗到硬吓.....	(21)
“谨掬哀忱”.....	(22)
“随处可有风潮”.....	(23)
亦商亦党.....	(24)
顽童与恶丐.....	(25)
急惊风碰着慢郎中.....	(26)
唯一廉价者.....	(27)
“情深恨更深”.....	(28)
吹难不吹更难.....	(29)
怎样办?.....	(30)
不经戳的纸老虎.....	(31)
死了这条心吧.....	(32)
“味微苦”而已.....	(33)
马歇尔难言之隐.....	(34)
战报公式举例.....	(35)
亲疏嫡庶之间.....	(36)
当心缓兵之计.....	(37)
太迟、太迟了.....	(38)
是这样的“大选”.....	(39)
皮之厚.....	(40)

心之黑·····	(41)
胆之怯·····	(42)
“美国之音”·····	(43)
going, going·····	(45)
“勿忘珍珠港”·····	(45)
伪装得更好的路子·····	(47)
又一套遮眼法·····	(48)
“讽刺”之为用·····	(49)
大家叫上帝了·····	(50)
上帝在那里·····	(51)
无花果叶子·····	(52)
回顾·····	(53)
展望·····	(55)
警惕·····	(55)
两难之局·····	(56)
再加两难·····	(57)
援亦无用·····	(59)
悲鸣之声·····	(59)
时流的逆转·····	(61)
自画脸谱·····	(62)
“大国”的悲哀·····	(64)
认清罪魁祸首·····	(65)
贝文的焦躁·····	(65)
“第三方面”·····	(67)
“自由主义”·····	(68)
光明在东方·····	(69)

美国的暗云·····	(70)
听他们自己说·····	(71)
地下火烧开了·····	(72)
奴才的互怨·····	(74)
奴才与主人·····	(75)
关羽与曹操·····	(77)
恭维与笑骂·····	(78)
在美国的自由主义者·····	(79)
半中半美的自由主义者·····	(80)
真假“预言家”·····	(81)
东北二师长·····	(83)
亲者与仇者·····	(84)
要命的地方·····	(85)
两个日子·····	(87)
最后的奇想·····	(88)
黑日·····	(89)
一百年前的鬼·····	(91)
悲惨的遗嘱·····	(92)
好消息还在后面·····	(92)
无耻到离谱·····	(94)
钦定竞选·····	(95)
王牌与“二仔”·····	(96)
马歇尔手里也是一张“二仔”·····	(97)
扭挤出来的诺言·····	(99)
华莱士的声音·····	(100)
是清算的时候了·····	(101)

“亲自一按”	(102)
小屋子	(103)
最后的“威风”	(104)
当场出彩	(105)
付出的代价	(106)
丑剧最高潮	(107)
今后如何	(108)
下台难	(108)
造谣“示范”	(110)
比较政治	(111)
关店大跌价	(112)
想发横财者	(113)
要人眼中的华侨	(114)
又一场悲喜剧	(116)
“表演赛”	(117)
美金与灵魂	(118)
华莱士的挑战	(119)
人民的灯塔	(121)
自供	(122)
关于孩子	(122)
制造幻想	(123)
凑不起的班子	(124)
“只能作呕”	(125)
烂班子	(126)
“滚出去!”	(128)
脱口而出	(129)

第 二 辑

蜗 楼 随 笔

1948.6—1948.11

贝文生气的故事·····	(131)
江湖医生的争夺战·····	(132)
“田野里的牲畜”·····	(134)
支票的价值·····	(135)
从“斗零”看时局·····	(136)
认识那些“蛆虫”·····	(137)
象征性的新闻片·····	(138)
“威信”比法币贬值得更快·····	(139)
“美援”救得了命么? ·····	(141)
阎锡山的自白·····	(142)
不要笑得太早·····	(143)
潘公展的“惊人暴露”·····	(144)
美国影片与可口可乐·····	(145)
《新民报》的被封·····	(146)
看不到的和感得到的·····	(148)
“根本变化”与“变”的谣言·····	(148)
圈圈里的圈圈·····	(151)
战谣·····	(152)

和谣	(154)
暗杀	(155)
答客问(一)	(156)
答客问(二)	(158)
X计划的扩张	(159)
南京的喜剧人物	(161)
杂谈“金圆券”	(163)
“再试半年”	(166)
三管齐下	(168)
眼前报	(169)
“自行”挖根	(169)
大乱不止	(171)
几付面孔	(172)
暗潮汹涌	(173)
两种军队	(174)
裸体的国王	(176)
候鸟	(177)
废物	(178)
核心	(180)
外压与内溃	(181)
动荡与冲击	(182)
警戒疯狗	(183)
光芒万丈的战例	(184)
手忙脚乱的“部署”	(186)
记住那些刽子手	(187)
山崩水溃之局	(188)

从疯狂到灭亡.....	(190)
战争中的新事象.....	(191)
读手令“有感”.....	(194)
这半个月.....	(195)
这一场赌.....	(197)
快与慢的问题.....	(199)
今后的一年间.....	(202)
骄与躁.....	(204)

乐 观 家

魏德迈到了中国之后，南京上海的政治交易所市场突然热闹起来，大小“炒家”都想趁这机会“捞”一把，于是从国营通讯社到“对讲电话”，从特使团发言人到马路新闻制造者，一齐“推陈出新”地出笼了各种各样的新闻。魏德迈对“民主”派的大学教授说：“美国决无领土野心”，美国通讯社说，“魏德迈得到的材料比想象的还要悲观”，美大使馆的鸡尾酒会来宾中特别请来了几位“与政府处于反对地位”的“党派人士”之后，美国新闻处还制造了郭沫若访问魏德迈而又致送了一份备忘录的“新闻”，于是和这一切配合起来，上海的党报也居然感到了“国家尊严”之被侮辱，象煞有介事地说“中国内政不容许外国人来调查”。台下叽叽喳喳，内幕新闻的作者找到了买主，于是这一连串的“神话”便使一直对美国害着单相思的“民主分子”心痒起来。性急一点，写出了美国快拿钱来帮助我们组织“民主国际”的文章，世故一点的，也免不得犹抱琵琶，说一声“我们期待着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

综合各方消息，所谓“民主分子”的主观期望似乎都集注在“美蒋之间颇有矛盾”这一点上。矛盾，自然是有的，不争气的仆人为了怕被主人责备，编造一些假报告去搪塞，而结果反遭了申斥的事实，也都在情理之中。可是，那么，他们主仆俩的关系已经到了主人要找新仆人，仆人要找新主人的阶段了吗？我想，即使勇敢到要想组织“民主国际”的先生

们，也不会作这样的非份之想吧，一方面说，在这失业严重时代，这个梅毒烂到了鼻子的仆人决不会相信几个一把抓不满的无拳无勇的“民主国际”派可以帮他“平定共乱”。只要这种主仆关系不变，那么一切过早的期待都会碰壁；退一步说，即使让你们挤几个进去当花瓶，“君励先生”今天的处境难道也还值得艳羡么？

骗 中 骗

俗话说，“棋高一着，缚手缚脚”，棋术如此，骗术亦然。

在我们这位以骗起家，以骗治国的“衰翁”来说，他的骗术总可以举国无双了吧，可是一方面说，骗得太久了之后，受骗者会渐渐聪明；而另一方面，把这一套“国术”拿到国际骗子间去竞赛，终于还不免有大巫小巫之别。抗战中玩“抗战”和“求和”这两张牌来骗钱，罗斯福明知是一种骗术，但是也不能不勉强给一点“援助”，到去年国共谈判，玩弄请苏联大使到庐山这一张牌就不见得有效了。到了今年，翻戏党的玩艺儿愈来愈拙，可是贪心却愈来愈大，天下只有猎户唆使走狗去咬猎物，可决不会有走狗骗猎户去和老虎搏斗而让自己得利的奇迹吧。愚蠢的畜生想骗它的主人去冒险，于是主人就在他系了链子的项圈之外，再加上一个口罩。“不予重视”是主人命令：Shut-up！派员“调查”却就是严加管束的加口罩了，美国主子可以骗他的中国仆人，中国仆人却骗不了美国主子，这之间，自然有“矛盾”，自然有“斗争”，可怜与可悲者，只是那些不仅看不明白这种相互欺骗的